

大型长篇官场连续系列小说

许开祯★著

高位

省委常委的升迁与为官艺术

过招

汕头大学出版社

高位

省委常委的升迁与为官艺术

过招

许开祯★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位过招 / 许开祯著. —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658-0734-3

I. ①高… II. ①许…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4849 号

高位过招

作 者: 许开祯

责任编辑: 胡开祥

封面设计: 柏拉图

责任技编: 姚健燕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 515063

电 话: 0754-82903126

印 刷: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710 mm × 1020 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7.80 元

ISBN 978-7-5658-0734-3

发行 / 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 / 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56 号 3 栋 9A 室 邮编 / 510075

电话 / 020-37613848 传真 / 020-37637050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目 录

- 第一章 平地惊雷 / 001
- 第二章 各怀心事 / 027
- 第三章 顺水推舟 / 062
- 第四章 光明乍现 / 091
- 第五章 明争暗斗 / 122
- 第六章 以退为进 / 151
- 第七章 峰回路转 / 181
- 第八章 丧心病狂 / 209
- 第九章 高位过招 / 239
- 第十章 釜底抽薪 / 269
- 第十一章 风波再起 / 300

第一章 平地惊雷

1

朱天运的心思完全被“裸官”两个字攫住了。“裸官”虽然来自民间来自网络,但中央这两年已越来越认同这种说法,省里更是如此,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谁在任何官方场合公开这么叫过,但,这两个字,已深入人心了。

海州的天黑天亮其实跟首都北京一样,跟新加坡也一样,都属东八区,没有时差。但朱天运总认为,海州要黑得晚一些。因为每次妻子萧亚宁打来电话,说她已经下班,跟谁谁在哪里吃饭,问他今天有没有宴请,胃口好不好时,他这边还在办公室,一大堆事还没处理完呢。时间久了,朱天运就认为海州跟新加坡存在时差,至少两个小时以上。上次在电话里他还跟儿子朱爱国争论,朱爱国说都是东八区,哪有什么时差,你一定是忙糊涂了。朱天运说什么东八区西八区,你和你妈在饭桌上享受美味的时候,你老爸我还为革命辛苦呢,不是时差是什么?儿子朱爱国说,老爸,新加坡你又不是没来过,那边天亮这边天也亮,那边吃晚饭这边也吃晚饭,你不按时下班是因为你是大书记,日理万机,替全海州操心,跟我和妈没关系。

“小兔崽子,好好念你的书,少跟你爸耍贫嘴。”朱天运对儿子朱爱国是百依百顺的,甭说打骂,就连重一点的话也舍不得说。对老婆萧亚宁也是恩

爱备至，都五十二岁的人了，叫起老婆来还左一声宝贝右一声心肝，那个肉麻劲，跟他在主席台上的那份威严还有庄重简直是天壤之别。说话的口气还有酸劲，让人误以为他背着老婆偷偷跟小蜜玩忘年恋。其实不，海州市委和市政府的人都知道，市委书记朱天运不但溺爱儿子，更溺爱老婆。这怪不得他，三十二岁那年，朱天运的前妻袁梅和宝贝女儿洋洋在一次车祸中丧生，朱天运经历了人生最大的一场灾难，差点就一蹶不振。那时他是雾山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妻子袁梅是县档案馆的档案管理员，洋洋所在的城关一小幼儿园组织家长跟学生春游，他本来也是要 and 妻子一道陪女儿去的，但县里临时召开会议，他没能去成。没想到面包车在双龙山半山腰处出事，车子翻下了山谷，车内的家长和孩子全部罹难。朱天运痛失亲爱的妻子和心肝宝贝女儿。

朱天运在痛苦和绝望中过了两年，那种痛楚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拼命地工作，事事向前，挤压着内心的那份痛和孤独。三十四岁那年，他被提拔为雾山县副县长，同时也认识了市委秘书长唐国枢的中学同学、南宁电视台记者萧亚宁，这才开始了新的生活。

儿子朱爱国是在他三十六岁那年出生的，朱天运认为小他十二岁的萧亚宁和儿子爱国是上帝对他的补偿，这辈子他只有疼爱和呵护的份，绝不能让母子俩受半点伤害，也不能让他们有一点点不开心。所以儿子朱爱国初中毕业，不想在国内上高中，提出要到国外去读书时，他毫不犹豫地将儿子送到了新加坡德明政府中学。为照顾儿子，妻子萧亚宁也辞了工作办理了出国手续，暂时是以陪读的名义。

这事最近有点麻烦。麻烦不是来自他自己，而是来自“裸官”两个字。

上午九点，省委突然召开紧急会议，刚到远东集团海州工业基地的朱天运跟市长柳长锋一道，被通知去省委开会。朱天运以为省委又有什么经济方面的重要部署，今年海东经济不景气，重点企业效益持续下滑，受金融危机影响，进出口贸易波动较大，第一季度统计资料表明，经济增长指数较去年同期下降一个百分点，这可不得了，照此下去，今年保九争十的目标就很难完成。作为省委常委，朱天运也正在为这事发急。上周六在天华园，省委书记

赵铭森跟他有过一次深谈，赵铭森希望他能担起重任，迎难而上，抓住海州新经济区设立这一大好机遇，率先在海州掀起一场科技领跑、项目争先、效益至上、四轮腾飞的新浪潮，进而带动全省，将海东沉闷的空气扫一扫，给全省经济注入一股新活力。朱天运当场表态，一定要殚精竭虑，带领全市人民，积极响应省委号召，打一场经济转型与超常规、突破式发展的攻坚战。

朱天运到了才知道，这次会议的议题不是这个，省委常委包括四大班子领导全在会议室，省纪委、政法委、高检、高法的主要领导也在场，主席台上除省委书记赵铭森和省长郭仲旭外，还坐着三位没见过面的领导。一介绍，朱天运才知道其中两位来自中纪委，还有一位是中纪委驻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纪检组组长、部党组成员。朱天运心头一震，就冲台上这三位领导，今天这会一定有重要事。

果然，省委书记赵铭森做了简短的开场白后，建设部党组成员、纪检组长说话了，声音非常低沉，他说：

“经中纪委查明，去年十二月因公出国后以各种理由拒绝回国的海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常务副厅长骆建新犯有严重经济问题，初步查明，其在主管海东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及海东六大重点建设项目期间，多次收受房地产商巨额贿赂，为他人谋取好处，同时涉嫌卷入脑健神保健品非法集资案……”

“骆建新夫妇早就做好了外逃的准备，他妻子原海东省卫生厅药政处副处长王燕在脑健神非法集资案曝光的前半月，已正式移居加拿大，骆建新在一年前就已拥有加拿大合法护照。而事实上，早在两年前，骆建新儿子儿媳就已定居加拿大……”

“这是继海东移动高管、海东移动数据部经理、无线音乐运营中心总经理和妻子出逃后，发生在海东的又一起高官出逃案。”

会议室的气氛沉到了谷底，这句话如巨石一般砸在与会者心上。

“同志们……”

纪检组长后来说什么，朱天运一句也没听进去。他只听清楚了副厅长骆建新出逃了，尽管省委做了很多工作，苦劝他回来，可他还是赖在了加拿大。

又是一起精心预谋，长期策划，一步步落实的“裸官”潜逃案。

时间已到了晚上九点，从省委回来，朱天运就把自己关在了办公室，谁也不见，电话也不接，秘书轻敲了几次门他都没开。市长柳长锋中间也打过两次电话，还发了一条短信，他都没理。他的心思完全被“裸官”两个字攫住了。“裸官”虽然来自民间来自网络，但中央这两年已越来越认同这种说法，省里更是如此，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谁在任何官方场合公开这么叫过，但，这两个字，已深入人心了。

良久，朱天运从沙发上起身，踱步到窗前，五月的海州早已是百花盛开，虽说夜色掩住了花的面容，可花香仍然被缕缕清风送来。他伸手推开窗，深吸了一口。

海州市委跟市政府是在一个大院里办公，以前分开过，政府跟政协一起，市委跟人大一起，后来提倡集中办公，四大班子又都搬进了这座位于海州市中心的权力大院，新修了两幢统办大楼。朱天运的办公室在主楼八楼，但他平日都在西院小二楼，这是一幢别墅风格的小洋楼。以前市长柳长锋也在西院小洋楼，朱天运用1号，柳长锋用2号。后来朱天运发现，来小楼找他的人出了1号，就要拐弯抹角往2号去。找柳长锋的人也是一样，那边工作汇报完，就排队候在了这边。朱天运秘书孙晓伟建议，说您还是跟市长分开吧。一句话提醒了朱天运，当初他搬到小二楼办公，就是图一份安静，现在倒好，弄得跟菜市场一样。于是他让秘书长唐国枢婉转地跟柳长锋提了一下，柳长锋自己也感觉跟书记挤在一起不方便，特别是那些前来找他的人，事情完了迫不得已还得到书记门口排队。而那些找书记的人，到他这只是象征地坐一坐，人家相对理直气壮一点。书记跟市长之间本来是有道屏的，挤一幢楼上，这屏就被人为撕开了，不好。柳长锋便很愉快地搬到南院去了，那边也是小楼，条件稍稍比这边差点。

朱天运盯着窗外的夜空看了半天，灯光下，他最喜欢的那棵香樟树孤傲地立在风中，粗壮的树冠向四周展开，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枝叶茂盛，椭圆形的叶子如铜钱般大小，如果他没记错，其间有几片朱红色的叶子，在那些绿叶的掩映下静静地卧着。朱天运喜欢香樟叶的那份朴实。

朱天运的思绪停留在香樟树上片刻，然后他摇摇头，叹息一声，离开窗前，回到了办公桌上。

门再次被叩响，朱天运知道是秘书孙晓伟，自己不走，孙晓伟当然也不能走，他只能恭恭敬敬地守在外面。他道了声：“进来吧。”

孙晓伟打开门，声音很轻地走了进来。

“朱书记，该吃饭了，您的胃不好，秘书长交代过的，一定要让您按时就餐。”孙晓伟的声音既轻又慢，典型的秘书声音，里面充满对领导的关心与尊敬。

朱天运呵呵笑了两声：“国枢人呢？下午好像没听到他的声音。”

孙晓伟赶忙道：“秘书长来了两次，让我挡了回去，估计这阵他还在办公室，刚才还打电话训我呢，说我不关心书记。”

“这个国枢，不就一顿饭嘛，小题大做。”朱天运抬起手腕看了看表，时间果真不早了，笑道，“你不说我也不知道饿，你一说，这肚子真就叫唤了，你准备的啥，快拿来。”说着，将手中捏了一下午的笔扔到了办公桌上。

孙晓伟一看书记笑了，心里顿时轻松许多，人一下活泛起来：“我刚从灶上打来的红烧鳊鱼，还有您爱吃的土豆片和素包子。”说完，脚步飞快地回到自己办公室，他这间办公室比别人的复杂，虽说也是套间，但用途不一样，里面不但有衣柜，还有微波炉、小冰箱、洗衣机等，是为天运书记的日常生活的。

孙晓伟把饭菜端来后，朱天运边吃边跟他聊天。孙晓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先是分到了省政府机关，后来又和海东大学金融专业读研，毕业后到海州市委党校工作。朱天运当书记不久，跟秘书长唐国枢去市委党校视察，发现了孙晓伟，朱天运觉得他是个人才，就把孙晓伟先是调到市委秘书处考察了一段时间，觉得各方面满意，就把他安排到自己身边当秘书。前段时间，听秘书长唐国枢说，孙晓伟的妻子叶眉在南宁区检察院工作，南宁区是海州相对偏远的的一个区，叶眉照顾不了家，他们的孩子刚刚五岁，还在上幼儿园。朱天运看在眼里想在心上，希望有合适的岗位时，把叶眉的工作调动一下。记得在一次跟市检察院的老蔡吃饭的时候，他顺带提了一

下叶眉的情况。这事他说过就忘了，这阵朱天运忽然记起，就问：“小叶呢，还在下边？”

孙晓伟正在弓腰清理茶几腿上的一点污迹，听见朱书记问话，往直里站了下身子说：“调上来了，市检察院反贪局，谢谢书记。”

“谢我干什么，检察院有这个职位空缺，小叶也有那个能力。再说你工作忙，顾不了家，这也是实际情况，组织上应该照顾。”说到这儿，朱天运顿了一下，稍稍调整了下表情，转而用随和的语气问：“怎么样，现在情况好点了吧？”

“好多了，她每天按时上下班，出差机会也不多，家里我完全可以放手了。”

“放手可不行，一心扑到工作上是对的，但男同志对家要有责任感，不能让人家小叶提意见。”

“不会的，她让我尽心尽力照顾好书记。”孙晓伟说着，又往朱天运杯子里添了些水。以前萧亚宁在家时，也会常常给他的杯里添满水，这让朱天运不由得想起了妻子。

朱天运下午拿着的那支笔，是有用途的。上午会开完，中纪委和住建部的领导走了，赵铭森书记把与会者留下，就骆建新一案涉及的问题重申了几点，当讲到管好自己的配偶与子女问题时，铭森书记几乎发了火。他说：“现在我省里也有一股倾向，大家争着把子女和配偶往国外送，读书要送，经商要送，实在没理由的，就跟国外的人拉亲戚，让人家邀请出去。外国到底有什么好，连我们这些人都对自己的国家没信心，还让人民群众怎么想？”铭森书记说这些的时候，几次把目光对到朱天运和市长柳长锋脸上。

市长柳长锋的老婆和孩子也在国外，他妻子贾丽原在海天国际旅游公司任副总经理，去年三月突然移民到美国，儿子在美国留完学后就没再回来，儿媳是外资公司一名高管，早就取得了美国绿卡。贾丽一移民，柳长锋在国内就彻底无牵无挂，算是彻底“裸”了。此事当时在海州高层引起的震动不小，柳长锋给市委和省委的解释是，他老婆在美国有个姑姑，膝下无子女，按美国法律，她姑姑可以选一个继承人过去。省委经过调查，贾丽确实有个姑

姑在美国,是从台湾过去的,贾丽的祖父在国内只留下了贾丽的父亲,两个女儿都跟着他去了台湾,到台湾后事业做得很大,美国、英国都有他的产业。祖父去世后,两位姑姑将祖父的产业一分为二,一个继续留在台湾,一个去了美国,贾丽是去继承遗产的,因为她姑姑已年近八旬。

谁的理由都很充分。为去国外,真是到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地步。这下好,一个骆建新,又让一个老话题重新热了起来。

铭森书记最后要求,今天与会者,凡是子女或配偶在国外的,无论是移民还是临时出去,都要认认真真思考,对照骆建新一案,写出自己的思想认识来,要有个态度。省委下一步会针对这种情况,出台相关防范措施,总之,绝不能让海东再出现第二个骆建新。

这样的防疫针已打过多次,去年移动公司总经理出逃,尽管事发于中央企业,跟地方没多大关系,但海东高层还是很重视,在全国率先出台了领导干部申报制度和警示制度。所谓申报,就是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定期向组织和纪检部门报告家属及子女升学从业情况。所谓警示,就是对家属或子女在国外的,定期叫去训话,必要时还要让他们学习一些反面典型,从中吸取教训。

每每这种时候,朱天运的心就会很乱,不知道该跟组织上说些什么,怎么说才能合理,才能让组织相信。原本他想,这份汇报材料他要自己写,不让秘书代笔。这在他看来,也算是一种态度吧,谁知闷了一下午,愣是写不出一个字!

不是他蜕化的写不了这个,而是……

他不知道骆建新出逃会给海东带来什么,接下来,省委又会下什么棋,但他有种预感,诸如骆建新、移动总经理这种裸官案,必将会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指不定,中央已经在紧锣密鼓做安排了。那么,自己会不会卷入其中?

沉思半天,朱天运在那页铺开的纸上重重写下两个字:裸官!

2

但朱天运明白柳长锋的心机，他跟柳长锋之间存在着竞争，地位之争，权力之争，重大项目之争，仿佛他跟柳长锋搭班子，就是为了这竞争二字。包括他们的老婆孩子，也在不声不响较量着。

上午七点，朱天运刚进办公室，屁股还没落稳，市长柳长锋进来了。

“书记早。”柳长锋习惯性地打了声招呼，把手里提着的公文包放到了桌上。市长柳长锋的公文包很有特色，这种黑色真皮公文包大约兴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干部队伍中很是流行了一阵子，权高的拿真皮，权小的拿仿皮。柳长锋那时还在区里当区委书记，这只公文包就成了他的象征，据说走到哪拿到哪。时间一晃过去了十几年，这种老土的公文包早就成了文物，人们只在影视剧中能看到，没想柳长锋一拿就是十多年，皮都快要磨破了，到现在还舍不得扔。政府那边给他换了多个时尚的公文包，都被他退了回去，他说自己有恋旧情结。

朱天运盯着柳长锋那只公文包看了会儿，笑中带侃地说：“你也不晚嘛，老柳，你这只公文包该进博物馆了吧，要不你跟我换了，让我也恋一下旧？”

“书记见笑了，啥东西用习惯了就顺手。就一个包，不值得换来换去。”

“是啊，用习惯了就顺手。”朱天运附和了一句，打开杯子，喝了口水。秘书孙晓伟闻声走进来，要给柳长锋沏茶，柳长锋笑着制止：“不麻烦孙秘书了，我跟书记汇报完工作就走。”孙晓伟一听，就知道柳长锋不需要他留在这里，两位领导要谈私事哩，他会意地一笑，轻轻放下杯子，还不忘掩上门走了。

柳长锋走过去，从公文包里掏出几页纸来，双手呈给朱天运。

“我熬了个夜，先请书记过过目，这次感觉跟上次不太一样。”

柳长锋话说得极为客气，但客气里面分明又多出一样东西。大约他觉

得，朱天运的老婆儿子也在国外，他们算是同类，于是话语里自然而然就多出一层亲热。

朱天运不喜欢这种亲热，他跟柳长锋配合得不错。刚搭班子时，柳长锋有那么一点点强势，凭借着 he 先到海州一步，工作开展的得心应手，似乎不太把朱天运放在眼里。后来有几件事，朱天运雷厉风行，处理得恰到好处，给柳长锋警告了那么几下，柳长锋立刻就改变了策略。特别是轰动全国的海宁区两千亩大宗土地案被媒体曝光后，柳长锋的态度更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事事请教汇报朱天运。但朱天运明白柳长锋的心机，他跟柳长锋之间存在着竞争，地位之争，权力之争，重大项目之争，仿佛他跟柳长锋搭班子，就是为了这竞争二字。包括他们的老婆孩子，也在不声不响较量着。

“我就不看了吧，这次是铭森书记亲自布置的，我看了无效。”朱天运脸上染着笑，心里却是另一番滋味。柳长锋这么快就写好，证明他对这事是不怎么在乎的，难道他心里真有底？

“还是看看吧，您是常委，由您把关，我心里放心一点。”柳长锋脸上的笑很谦和。

朱天运没有接柳长锋递过来的材料，他慢悠悠道：“还是不看了，你直接送省委吧，不瞒你说，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跟省委汇报呢，这个骆建新！”

“是啊，老骆这事做得……”柳长锋不大情愿地附和了一句。这个时候柳长锋是不想谈骆建新的，一谈心就堵，还不是一般的堵。可朱天运说了，他又不能不有所反应。他嘟囔了半句，接着刚才朱天运的话道：“不过书记您的情况不一样，省委会区别对待的。”

“有啥不一样，长锋，咱们都不要抱侥幸。”

这个侥幸似乎别有意思，柳长锋绽开着的笑脸突然凝住。朱天运最近说话总是多一层味道，感觉像是在白开水里又加盐又撒胡椒粉，他的心不大舒服地往一起拧了一下，讪讪笑了笑，将拿着材料的手收回。柳长锋突然觉得自己这个决定真是愚蠢，为什么一定要给他看呢？

朱天运非常淡定地扫了柳长锋一眼，话题转到了工作上：“你跟建委这边了解一下，骆建新一案，我们要引起足够重视，对我们同志的党性教育要

加强啊长锋。”

“是的,要加强,一定要加强。”柳长锋的脸色更为难看,谁都知道,在海州,数他跟骆建新走得最近,几乎到了称兄道弟的程度。海州是海东省会城市,城市建设这一块,市里跟省里几乎下的是一盘棋。海州著名的盛世欧景楼盘,就是骆建新和柳长锋二人的杰作。当时朱天运持不同意见,但在省委常委、副省长罗玉笑主持召开的意见汇总会上,朱天运最终还是妥协了。这个楼盘的开发者就是一手导演了脑健神非法集资案的汤氏集团董事长汤永丽的弟弟汤永康。脑健神案刚一披露,汤氏姐弟便失了踪,盛世欧景自然也停了工。

“要格外注意,看有没有同志牵连进去,必要的时候,纪委可先行一步。”朱天运又跟了一句,这次他没用征求意见的口吻。

“这个……”柳长锋显得意外,不过很快掩饰住自己,道:“行,按书记的指示办。”

两人就又沉默,柳长锋也不好再待下去了,再待下去,朱天运指不定还要说出什么。但他又不敢贸然离开,僵着身子又候了一会,不见朱天运再有指示,他便转身悻悻然离开了。

回到政府这边,柳长锋把自己关进了办公室。

骆建新出事,柳长锋感觉自己的处境一下被动起来。怎么说呢,真是有点唇未亡齿先寒的味道啊。这些年他是跟骆建新一起做过一些事,包括一些重大工程和很多大开发项目,他都是不打折扣按骆建新的意思办的。那时候他只想着,骆建新跟罗副省长关系密,是罗副省长身边的红人,他这些年跟罗副省长关系也不错,算是罗副省长信得过的人吧。原想紧跟着骆建新干,会让罗副省长对他重视一点,谁知……

他怎么会逃出去呢?自己真是傻啊,跟骆建新“合作”了这么长时间,居然没一点点察觉,可见自己在某些方面是多么迟钝!转念一想,柳长锋又觉不是这么回事,骆建新出逃,不一定就是因为这些项目,一定是另有原因。什么原因呢?

他的手本能地抓到了电话上,想打给罗副省长的秘书苏小运。苏小运跟

柳长锋都是永清县人，跟罗副省长老家洮水隔着一条河，在省城，他们算是同乡。有次京城一位领导来了，跟罗副省长是一条河里洗过澡的，提出要见见洮水那边的同乡，罗副省长一高兴，就让苏小运把他也叫去了。那次罗副省长给他介绍了不少人，还特意叮嘱，以后同乡之间要加强联系。

“大家都是吃洮河水长大的，有生之年，尽力为家乡做点事吧。”罗副省长说。这话温暖了他很久。

电话偏在这时候响起，柳长锋抓起电话，喂了一声，是省纪委的肖处长。

“是柳市长吗？”肖处长声音压得很低。

柳长锋嗯了一声，叫着肖处长的名字说：“庆和你说。”

肖庆和声音大了点，但还是明显压着：“晚上找个地方坐坐？”

肖庆和这么一说，就证明他有重要情况要说。柳长锋立马道：“好的，晚七点我给你电话。”

“八点后吧，我下午还有个应酬，不能不去。”

“好，我知道了。”柳长锋略一停顿，又道，“庆和，谢谢你。”

肖庆和那边没说什么，很快将电话挂了。柳长锋的心咚咚跳起来，莫名其妙就有那么一份紧张。

搁了电话，市长秘书安意林进来了，手里拿着一份文件。柳长锋正正身子。“有事？”他问安意林。

安意林点了下头，走过来把文件放在他面前：“市长，市委那边过来的急件，让您签。”

柳长锋扫了一眼文件，见是上周讨论过的对两名违纪干部的处理决定，没怎么细看，就在自己签字的地方画了一个圈，然后签上柳长锋三个字。

他的字龙飞凤舞，刚劲有力。当县级干部之前，柳长锋的志向是当一名书法家，后来仕途越走越顺，他就再也没闲心去做书法家的梦了。这个家那个家，说穿了都是虚的、软的，有些时候他甚至觉得那种生活完全是一种逃避。他喜欢现在的工作，有奋斗的目标和激情。

“刚才曲总来过电话，说他后天就到。”安意林低声说。

“他来做什么？”柳长锋愕然地抬起头。

曲总叫曲宏生，四方集团董事长兼四方拍卖公司总经理，柳长锋老婆贾丽的表弟，一个手眼能通天的家伙，能量大得吓人。

“曲总具体没说什么事，只说是有笔业务要处理一下。”安意林的回答中规中矩，加上他永远低八度的声音还有弯曲到恰到好处的腰，让人觉得他是一个用起来很舒服的秘书。事实也是如此，三年前柳长锋还是常务副市长，去洮水检查工作，认识了安意林，觉得他为人低调、善解人意。就把他调到了身边做秘书。三年的实践证明，他这个秘书没选错。

柳长锋略一沉吟，跟安意林说：“你跟曲总说，我明天要出差，让他过段时间再来吧。”

安意林轻声道：“知道了，我等会就把电话打过去。”

安意林拿着签好的文件出去了，柳长锋怔怔地站在那儿，脑子似乎比刚才更乱。曲宏生这个时候回来做什么，不是再三说让他最近不要在海州出现吗？生意，他有什么生意可谈！

晚饭柳长锋随便吃了点东西。贾丽到国外后，柳长锋在海州过起了单身日子，单身日子有它的好处，方便、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想做什么也可以不做什么，且不必担心耳边会有唠叨。但个别时候，单身的滋味也不好受。比如今天下午，柳长锋就特别想跟妻子在一起，吃一口她做的饭，跟她说心里话。秘书安意林倒是细心，知道他今天情绪不好，不愿见人，说西广桥头那边有个永清菜馆，菜烧得很地道。柳长锋笑笑，他知道那个菜馆，但是今天他哪也不想去，没胃口也没情绪。

“改天去吃吧，送我回去睡一会。”他精神不振地说。

安意林叫了司机，柳长锋一言不发地上了车，往金海宾馆驶去。金海宾馆是市委市政府接待宾馆，朱天运担任市委书记后，市委这边的接待工作又收回到原海州一招、现在的芷园宾馆，金海这边就成了市政府的点。柳长锋在金海南苑有一套房，政府那边实在太吵太闹，他就到南苑来办办公，处理一下公务。更多的时候，南苑则是他休息的地方，尤其贾丽去美国后，柳长锋很少去自己家过夜，南苑成了他另一个家。

到宾馆后，柳长锋打发掉司机和秘书，冲了个澡，小憩片刻，给餐厅打了

个电话，餐厅经理带着服务员给他端来一碗粥，几样小菜，还有两个小馒头，算是把晚上这一顿打发了过去。然后他就看着手表，一分一秒地煎熬着。

终于挨到七点五十，柳长锋实在挨不住了，就给肖庆和发了一条短信，问那边应酬结束没。过了一刻钟，短信来了，肖庆和说马上，柳长锋这才觉得有了精神。等肖庆和再打来电话时，柳长锋已坐在了车子里，车子不是他的，是海天山庄老板吴雪樵派来的。

两人见了面，没多说什么，柳长锋从肖庆和脸上看到一种不祥，心禁不住一暗，急忙进了房间。

“上面是不是有大动作？”吴雪樵刚走，柳长锋就情急地问。

肖庆和脸上染了酒意，但脑子依然很清楚，他道：“不是这事，市长先别急。”

“也没急，不过……”见吴雪樵进来，柳长锋主动收住话，目光期望地停在肖庆和脸上，想捕捉到他眼神里的信息。吴雪樵放下水果，沏好茶，知趣地走了。等吴雪樵的脚步声彻底消失，肖庆和才回过头来，声音非常暗淡地道：“是老孟，上面可能要查他。”

“什么？！”

肖庆和脸色也很难看，下午他跟高检的人一块吃饭，听高检反贪局宁副局长的语气，反贪局好像盯着孟怀安很久了。这也难怪，自从海宁市两千亩大宗土地案曝光，海州市住建委主任孟怀安就成了新闻人物，方方面面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虽然柳长锋多次为他辟谣，并在省、市主要领导前一再为孟怀安澄清，但是谣言这种东西是挡不住的。况且，孟怀安之前做海宁区委副书记时，就被省纪委和省高检秘密调查过，当时的情况肖庆和虽然不太清楚，但据同事讲，那次纪委和反贪局就差点放倒孟怀安。

“消息可靠吗？”怔了半天，柳长锋问。

“算是可靠吧，要不我也不急着找您。”

“他们怎么就盯住一个孟怀安不放呢？”柳长锋端起茶杯，又放下，眉头皱了又皱，表情十分痛苦。

“还能因为什么，有人一直抓住那宗地不放，告状信都飞到了中纪委。”